



古今事文類聚

續集
五之六

~~98
45~~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45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宮殿

羣書要語宮殿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釋名蒼頡篇曰殿大
 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作前殿上
 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初學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
 禁周禮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待御之臣不得
 疾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

事類彙編

卷之五

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視察不可妄也漢書楓槐被宸

注宸帝居屋宇也言植此木於宸中何晏賦遊閭闔觀玉臺天

門開恢蕩蕩漢書木擁槍巢以為儲注槍巢作木槍相巢為

柵也儲晉武帝作迎風館於其泉宮後加露寒儲晉二館長楊

賦珍臺間館璇題王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其

泉賦丹地注以丹渣泥塗殿上地梅福傳注玉除彤庭西都賦

覽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注西廂清閑處也楊雄賦殿

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風俗通宣政門內有宣

教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長安志服虔曰

掖門正門之旁小門如人臂掖也成帝紀鄴都銅雀臺皆鴛鴦

尾晉史虎豹九關冢害下人此楚辭青瑣注刻為青瑣文而青

塗也漢書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燠張說注白

間牕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類魏都賦端門

出周勃傳師古曰殿之正門漢書寧者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

人君視朝寧立之處因名為寧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寧曲

禮曰天子當寧而立釋名

闕宮門雙闕鄭眾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

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

觀之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雙

闕並釋名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

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

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壁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

事文類聚卷之五

以昭示四方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朱雀二枚崔豹古今注觚稜而棲金爵觚稜闕角也金爵鳳也西都賦

詩句 綉薨結飛霞璇題納行日謝朓 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

前人 謁帝蓬萊宮李 召見甘泉宮高適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

通李 聽鍾出長樂傳鼓到新昌百 旌旗映閭闔歌吹滿昭陽王

維 旌旗日暖龍蛇動十 官殿風微燕雀高杜 九夫閭闔開十 官殿萬

國衣冠拜冕旒王維 金闕曉鍾開萬 芳王 階仙仗擁千官岑參

陰沉鉄鳳闕杜贈崔評事 鉄鳳橫空飛綵繪 東坡 臥聽風簷鳴

鉄鳳東坡 雙猊蟠礎龍纏棟金 井轆轤鳴曉甕小 殿垂簾白土

鈞太 宛立仗朱絲鞞東坡 峇西掖諸公 耽耽王宇龍纏棟藹藹

金鋪獸啣環梅聖俞 庭槐似識天顏喜舞 破清陰作 兩龍坡 日

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 坡和御製詩自注 云通英閣

前有雙槐槐枝屬地如龍形

古今事實

上古棟宇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南

堯土階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李斯傳 土階三尺通曆

禹卑宮室

事類彙編

德壽堂

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公劉卜居

篤公劉既景廼岡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大主築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及宇
日止曰時築室于茲

宣王考室

斯干宣王考室上筮下簞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伊何維熊
維羆

穆王清都

穆王及化人之宮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列子

周宮未黍

黍離閔宗周也周太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
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王風 箕子諫紂不
聽其後箕子朝周室故殷墟城官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宋世家

衛營宮室

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
之以百作于楚室

秦阿房宮

秦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
閣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漢未央宮

高祖七年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上見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洵洵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令
壯麗無以重威

置酒前殿

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受釐宣室

文帝思賈誼召之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

長楊宮

長楊宮本秦舊宮漢脩飾之以備行幸有垂楊因為宮名門曰
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也三輔黃圖成帝行幸長楊宮從胡客

大校獵上將誇胡人以禽獸命張羅網罟不捕熊羆豪猪虎豹
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
給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
從至上林館還上長楊賦楊雄

甘泉宮

漢武帝立泰時于甘泉以柏梁災受計甘泉

建章宮

漢武帝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初柏梁殿災輿巫占之曰粵俗
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於是度為千門萬戶在未央
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於上下宮之正門曰闈
闈本紀武帝太初元年乙酉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

漢文類聚卷之五 四 德壽堂梓

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園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之屬立井榦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郊祀志

長信宮

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白一朝長信宮東方朔傳又名長樂宮

承明廬

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嚴助傳君厭承明廬楊雄待詔承明之庭

宣室決事

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注宣帝布政教之室也

魏夢瓦化

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蒼蒼何也宣曰當有暴死者魏志

晉宮門銅駝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唐長秋宮

唐皇后居長秋宮

龍尾道

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苑

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
泊宅編

諫治洛陽宮

唐太宗曰朕欲營一殿變而止正觀二年以旱避正殿張元
素諫治洛陽宮

延英講論

憲宗朝李絳嘗盛衰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
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羣臣率漏下
十一刻

召見金鑾殿

賀知章見李白之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

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洞開諸門

宋祖命改晉太寧宮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
開諸門直望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知之涑水

古今文集

雜著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延壽 字文考

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
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
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
年二十至二十四遍漢江溺而死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
 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
 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
 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而昭曰嗟乎詩人之興感
 物而作故美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
 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
 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叶神道而太寧
 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圭以作瑞
 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輔承明堂於少

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嗟峨嶷嶷
 嶷嶷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獨尚豐麗博敞洞轉轉兮其無
 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羗環瑤而鴻紛屹峙以
 青雲鬱鬱以增絳纈纈而龍鱗涖涖以璀璨赫燁燁而
 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風連以領
 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閭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
 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滢
 皓軒游流離爛熳皓壁高耀以月照丹柱歛絕而電燄霞駭雲
 蔚若陰若陽濯濯燐燐燁燁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靈寢以淨
 榮鴻燿燿以燿燿麗麗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
 若驚耳曹曹以失聽目矐矐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五

七

德壽堂梓

壁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曉曉旋室嬈自以窈窕洞房
 丹竊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秘吃鏗以勿
 網涸灑灑以懿瀟魂悚悚其驚斯心德德而發悻於是詳察其
 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甍陬仰危雲起嶽登離樓三間
 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昭帶以星懸漂峴峴
 而救泚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蓬蓬而騰凌層櫺環危以戾
 幾曲研要紹而環句芝栴攢羅以戢濤女直枝掌馳孟叔拊而
 斜據傍夭矯以橫出互黥糾而搏負下弗灤以璀璨上崎嶇而
 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絡繹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
 天窻綺踈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苒苒披敷綺房紫的
 窟窕垂珠雲案藻稅龍桶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擊

以梁綺屹奮豐而軒鬢乳龍騰騰以婉壇領若動而獲踴朱鳥
 舒翼以峙衡騰蛇蟄蚪而迭穰白鹿孑覲於樽樽蟠螭宛轉而
 承楣狡兔踰伏於柎側援狖攀楹而相追玄熊躡蛇以斷斷却
 負載而躡蹀齊首自以瞪眊徒眈眈而標標彌胡人運集於上
 楹儼雅跼而相對屹欺猷以鵬耽呼决顛鳥交類呼交類遼而
 駸巨李睢許李狀若悲愁於危處潛頻蹙而含粹神仙奇岳於
 棟間玉女闕窻而下視忽標欺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不
 地口類羣生雜物奇惟山神海靈鳥載其狀託之丹青于變萬
 化事各結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遠古之初五龍比
 翼人皇九頭休義鱗身女媧蚩軀鴻荒撲略厥狀雕軒煥炳可
 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二后淫妃亂王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於是乎
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長塗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
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陞揭孽綠雲上征
中坐垂冕頰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透迤詰屈
獨待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谷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
之後才誰能尅成乎此動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
陽之變化含元氣之姻媾玄醴騰備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
朱桂黝儻於南北芝蘭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颭麗激芳香
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天
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
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歸靡宵續紛厖鳩兮峒男茲登

太史公謂疑駢龍從今連拳偃蹇崙嶮嶸嶸嶺嶺欹傾兮歌歎幽靈
雲覆靈藟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碾碾環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
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管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
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一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
步一閣廊腰縵迴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
焉蜂房水涓蟲初六反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雪何龍
雩一作雲複道行空不霧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
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
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

人明星榮榮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涓流漲賦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官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緘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二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瑰珠璣棄擲灑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纒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時醜合舉楚人一炬可

麟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書宅禹貢豫州之城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為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甕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廩我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懾

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割虎皮包刃鵠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
 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
 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
 蓋勿職之計堯之茅茨非經父之制矧象魏之懸法伊億兆之
 所視况我力如天我賞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
 足為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比徒僞功臺卑者豐棟
 易而隆椽斲而襲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
 龍蟠首若鼇戴宮丹楹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
 楣焜燿彫拱玲瓏椒壁塗赭綺窓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峰平
 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門呀洞缺若
 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燦以光景明滅舞陽之力莫

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挾其下則冠蓋威蕤劍佩陸離車如
 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燕蠻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
 來之由此競奔湊於玉墀置王風之無死豈朝盈之有時二事
 庶尹乃拜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歌永昌曰
 元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赫宋德
 兮垂無疆瞻大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觴
 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記乃知
 乎夏德之衰璇室且庇商政之壞傾宮大後楚主童華一身何
 寄秦皇阿房二世而棄漢武柏梁華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
 至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巳必至昏醉嗜色
 不巳必至之瘁遷怒不巳必絕人祀窮兵不巳必暴人齒其諛

不巳必杜忠義，溺諛不巳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淫於土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舉君觴，恐驕朕意。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水，終日惴惴當其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羣臣以退，咸呼萬歲。

選德殿記

洪景廬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表數百言。臣既欽粹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出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唯不可好，然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

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近侍外臣，畫接夕訪，大廷篤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為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於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卒亦為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耳。由二代而下，至于後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廢興成敗之迹，澌若淵海。今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爾書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與。陛下受天命克己，厲精綜練，名是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為驗。稽以為決，未嘗不本原於一，垂四海九州。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五
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寔出於
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
若鏡烙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
孰當書者況於踞受天旨恩紀卓異為無窮光耀乎乃不固辭
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天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
天於至明今失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土之藝皆勤
也而天子之勤異於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洽一
州折獄致刑擿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於是心如日方
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於作稷之時
而日引月長宴安惟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為何如哉文宗外憂
藩鎮之跋扈內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籌之莫夜計之而訓注之

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以稔其露之悔勤而不明為何如
哉莫盛於太宗而復不克終猶見於魏公之十漸故臣以謂唐
三百年去本朝為未遠卓然可喜者惟武宗宣宗為然今陛下
擴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
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為未足也而又
朝於斯夕於斯舜好問而察邇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中晷不
皇食皆以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疆不息終始毋
怠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為心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
天之所以為天也臣敢以是為陛下獻歲三月庚午左朝議太
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兼實
錄院同脩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古詩

隋宮

鮑溶

御街行客路行客悲春風野老幾代人種田煬帝官零落池臺
勢高低禾黍中

鼓吹曲

謝元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
道番楊映御溝凝旃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
可收

九成宮

杜甫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層宮憑風迥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
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嶮恠

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
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脩尚置宮居守巡非理水遠跡
是雕墻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連昌宮辭

元微之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
花紅款款宮邊老人為余泣小羊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
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轉旋煌煌照天地歸來
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
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
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
睡紅鎖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夫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

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番樂名李墓塵笛傷宮墻。
 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
 仗避岐薛楊氏諸夷車。闐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
 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
 家舍行官前。庄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不
 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
 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嬌痴
 綠樹木舞榭歌傾。基尚在。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
 鳥喙風爭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
 巢。盤鬪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
 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旁人因慟哭。却出

官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
 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
 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永泰豐。調和中外
 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
 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開如市。美稚宰
 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推。
 五十年來作蒼瘡。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絕下吳蜀平。官軍又
 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官前道。今年不遺子孫
 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律詩

隋煬帝作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宮女無數後宮多不

得進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
左右取以進有詩五首云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閉花草翻承雨露多
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竟春來隨處飛
秘閣肩仙丹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張祐有宮詞白傅稱之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古行宮

元稹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宮詞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宮詞

王建

蓬萊正殿體金釵紅白初生碧海濤開着五門遥北望柘黃新帕御床高

又

五更五點索金車盡放宮人出看花仗下一時催上馬殿頭先報內園家

又

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寫時齊賜酒身兒跪

長安宮詞卷之三

拜謝君王

又

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燭籠底火霏霏
進聽帳裏君王覺上直聲
鍾始得歸

又

床前謝賜紫羅襦不下金階上
軟輿官局總來為喜樂院中新
拜內尚書

又

水中荇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眾家
總待別人般數盡袖中捻
得鬱金芽

又

蒙蒙洗手透人衣
旋拭紅巾入殿門
象裏遙拋金橘子
在前
得便承恩

又

風簾水閣壓芙蓉
四面鈎闌在水中
避熱不歸金殿宿
秋河織
女夜燈紅

又

聖人生自明朝是私地
先須囑內監
自寫金花紅榜子
前頭先
進鳳凰衫

又

黃金合裏盛紅雪
重結香羅四出花
一傍邊書勅字
分明送
與大臣家

又
宮人早起不相呼，不識堦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又
小隨阿姊學吹笙，好見君王乞與名。夜掃玉床朝把鏡，黃金堦下不教行。

又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覓洗兒錢。

又
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句，太平萬

歲字當中

又
愔愔戶戶院相當，總有珠簾玳瑁床。誰道君王不來宿，帳中長是炷香。

又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又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烟如白晝，沉香火底坐吹笙。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打梨園縹蒂花。千年一夢歸入世。絳縷猶
封繫臂紗。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
絲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時不從繫臂。

又

魚藻宮中棟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
頭積漸多。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因語德宗奢靡
老宮人云每引流泉先于地底鋪錦。

又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
憾五更風。

又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熟熏衣麝。憶得分
時不忍燒。

又

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部歌新曲。唱著君
王自作詞。

進詩曰

武宗怒一宮嬪謂柳公權曰。得學士一詞當釋之。遂
不忿前時誤主恩。已并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
房拭淚痕。

宮詞

韓渥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
自怨黃昏。

宮詞

王平甫
花藥夫人

厨船進食簇時新
列坐無非待從臣
日午殿前宣索鱸
隔花催喚打魚人

又

殿頭分給買花錢
滿殿官娥盡十千
遇着唱名多不語
人臺急過御床前

宮詞

徐仲雅

內人曉起怯春寒
輕揭朱簾看牡丹
一把柳絲收不得
和風搭在玉闌干

望華清宮感事

許渾

聞說先皇看碧桃
日華推動鬱金袍
風隨玉輦至歌迥
雲捲珠簾劍佩高
雙鳳北歸山寂寂
六龍西去水滔滔
蛾眉沒後巡遊

少瓦落官墻見野蒿

華清宮

許渾

樓閣參差倚太陽
年年花發滿山香
重門閑鎖青春晚
深院簾垂白日長
草色芊綿侵御路
泉聲嗚咽遶官墻
先皇一去無回駕
紅粉翠鬟空斷腸

古行宮

章孝標

瓦煙踈冷古行宮
寂寞朱門暗鎖空
殘粉水銀流砌下
墮環秋月落泥中
鶯傳舊語嬌春白
花學嚴粧妬曉風
天子時清不巡幸
祗應鸞鳳集梧桐

隋宮

李商隱

紫宸宮殿鎖烟霞
欲取燕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

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番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
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詩話

御溝流桐葉

顧況在洛乘閑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去年
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杏葉泛
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許東流
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於杏葉上得詩云一
葉題詩出帝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
取次行

禁溝得紅葉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啟勤寄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
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祐後娶一官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一
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中亦得紅葉即祐所題詩於是相對
感歎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青瑣高議或云盧渥更不重載

戰袍中得詩

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續衣製於宮中有兵士短袍中得詩曰
沙場戰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那誰邊留意多添
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進皇
明皇以詩徧示官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官人自言萬
歲明皇深閱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

感泣

戰袍中得金鎖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于頔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枝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馬直貨瑣于市為人告其將併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官人賜直為妻

知宮中事

王建宮詞舊跋云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籍最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

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徧得着進來龍馬亦教騎嘗承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頰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誦做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李後主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撰詞云銅壺滴漏初晝高閣鷄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二殿簾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官花散紅鴛鴦數行曉白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殿庭植槐

唐殿庭間種花枝故杜詩云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

散國明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朱氏語錄

官廨

羣書要語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大微之象退之孔戣墓誌云臣與孔戣同在南宮漢書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唐百官志諸校列坐堂上注屋無壁曰皇朝建傳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蕭蕭階關重門再高師尹爰止毗世作注府寺之制其間一揆而墻屏之設亦齊有之闕兩階之間魏都賦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圻父王之瓜牙太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

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續世說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疾齋錄凡官差吏卒率以晨脯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而稱謂訛也演繁露古詩蜜蜂之辭曰藹藹華華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致其恭天子御正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詩文類聚申者吏以脯時聽事申旦政也

詩曰不見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韓勸來得晤語勿憚怕寒廳韓蹠蹠先駕龍銅鼓鳴衙柳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張籍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韓看君擁黃紬縮臥放晚衙坡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齊安郡走馬西來各開府坡况我官居似蓬鳥坡嗟我官居如傳舍歐

詩曰不見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韓勸來得晤語勿憚怕寒廳韓蹠蹠先駕龍銅鼓鳴衙柳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張籍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韓看君擁黃紬縮臥放晚衙坡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齊安郡走馬西來各開府坡况我官居似蓬鳥坡嗟我官居如傳舍歐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五 二四

古今事實

聽訟甘棠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正堂金堂見寓公門

官舍狸狽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狽，前尹不敢居。廣後於壁穿中得狸，殺之，狽遂絕。

省中多鬼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官屬居，省中多有鬼。惟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或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

官舍鬼去

梁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且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言終。及昭至，有入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自是郡遂無患。

皆無公廨

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石林燕語

始建二府

元豐初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曰：征謂之八位，謫居無公宇。

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
公宇正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命

正寢待况

呂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中辭
微仲云界以中實即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
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三公之賢否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
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

亂道於刑冠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
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
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
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至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
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
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
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
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
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位首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燧理
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榻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

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斯記云

待漏院記 見朝請門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貞與奉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選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也若有入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屈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久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

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畫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粟以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意為國謀則尸素之尤靈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隱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明吏鬻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

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緡雲潯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蒞於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勞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蕭然而疲公噫嗟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疆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禪戴路而歌曰昔吏施施今吏簷簷公能馭之雖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繼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汙茨畫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粟

嚮閱官庫庫無尺縑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于公松瑞蓮荷荷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異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史將卒趨伏固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慮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

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蕭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官殆無存者
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瓊道李公
虞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壞說者故為此
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緒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
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於後
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
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
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
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曾臆用為鑒戒

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
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
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履劇自課而
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
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
省豈是其難乎予也魯不知乎他即命圻而畫之俾復其舊且
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
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請丞
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厲聲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

丞涉筆占位署惟謹顧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
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生簿尉下効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整泉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泓
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
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際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窟岸而為
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汗不可讀斯立易楠與瓦椽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甌甌
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一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
有公事子姑去

古詩

郡中與諸文士燕集見燕飲門

同安官舍夜作

朱元晦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遠花未寒露濡故國異時
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思一蕭疎
窓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暫愒豈非
閑無論心與跡

題大和主簿趙昌父思隱堂

楊廷秀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食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
無惟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太兒叫怒小兒
啼乃翁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

蒼玉搖綠雲月梢風葉最關身勤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

律詩

城南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場插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漱漱波頭細踈踈雨脚長我來閑濯足溪漲欲浮床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旁欲知歸路處葦外聽風檣

金陵郡齋

王介甫

談經投老揆悠悠為更文書了即休深炷爐香閉齋閣臥聽簷雨雨瀉高秋

宿錢塘尉廡

黃魯直

平湖繞舍山無盜官事長閑俸有金安得終身為禦寇不辭兒女作吳音

詩話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唐人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五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五

三王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館驛

羣書要語館客舍也 說文 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六帖凡國

野之道十里一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池以待朝聘之官也 周禮地

官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館 秋官司寇 克勝

則使傳遽告功於王釋文云以軍曰傳以馬曰遽 江漢詩註見

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曲禮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禮歲祭未之遷逐旅蠱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禮韓別知賦

詩句風帆數驛亭杜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李磨麗號古戍

霧雨暗破驛坡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柳至今歸

計負雲山未免狐裘賦客舍章臺折盡青青柳坡

古今事實

適館授粲

緇衣美武公也緇衣之宜今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賓至如歸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賓至如歸無事苗患不畏寇盜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若又勿壞是無所燕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

事類彙編 卷之六
罪也乃築諸侯之館襄三十一

有壞必葺

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更藩之昭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日如始至昭三十二

致餼受館

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語

假館授業

孟獻子曰曹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舍館未定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傳車驛騎

田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輶傳急者乘一馬曰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高祖紀

孫弘起客館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游士館以待國士躬自菲薄

事類彙編 卷之六

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繼踵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墜時壞以為馬廐庫奴婢室矣

置驛迎賓

鄭當時置驛馬日郊迎賓客縣次與給食注大路也

第如傳舍

許伯入第蓋寬饒謂曰此如傳舍閱人多矣詳見里第門

亭長不知

趙孝平王莽時父為田禾將軍以父任為郎嘗告歸步擔欲止郵亭亭長不納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平曰尋將到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京師欲息亭傳舍亭吏止之曰擊

頓以待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飾厨傳

漢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昭曰厨謂飲食傳謂舍言脩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謫使代郵

楊震傳云謫震諸子代郵行書注說又云郵境上行書舍

亭有鬼

東漢王恽除鄴令到官至黎音古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恽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為亭長所殺明白召游檄詰問具服罪即收繫

傳

虛館以待

管寧與王烈至遼東公度虛館以待之

移牛屋下

褚公哀為章安令遷大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縣令嘗送客至浙江客至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傍徨問牛屋下是何牧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儉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名令於是大慙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

公與之宴酌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公送至界

投驛不讓

唐元稹為御史自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相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參軍

視事於廨

李吉甫收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吉甫命苗蔭其廨以視事

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兩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驛舍美婦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
曰今日見君必有疑侯君回轅別圖後會撰書云川中狗百姓
眼馬撲兒御厨飯丁晉公曰此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古今文集

雜著

管城新驛記

劉禹錫

太和二年閏三月榮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遠肘腋
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駟廄不時四
門壯健通夕弗禁更請手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奏詔無
徵命無奪時糜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琢
石而紀曰在兌之方而玄負陽門街周道墻陰行桑境勝于外

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堅塗宣哲銳璧剛滑術精于內也蓬廬
有甲乙牀帳有久夏庭容牙節庶卧囊彙示禮而不慝也內庖
外廐高倉邃庫積薪就陽時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
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擊行者有別邸周之以高墉乃樓其
門勞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烟四
時萬象來貺於我走轂奔蹄遙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
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為雒州非聞
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于石嘗言及
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于從政而決行其言者乎

褒城驛記

孫樵

褒城驛天下第一及得萬自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

敗而膠庭除其無堂廡其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一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輟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舫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庀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上力治之其能補數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吐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

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縣令則曰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置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吐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壁

古詩

題小猿啼驛

黃知命

太猿啼罷小猿啼
箐裏行人白晝迷
惡藤牽頭石齧足
姬室兒

隨淚陸續我亦下行莫啼哭

律詩

宿杉嶺驛

鮑昭

溪驛舊名杉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

宿洞口驛

錢起

野竹通溪冷泉聲入戶鳴往來人不到寒草上階生

館

杜甫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抄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登大庾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鴈傳聞至正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

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

永嘉上浦館逢張客卿

孟浩然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象山遙把酒孤嶼共題詩隣院隣蛟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題死溪館

李白

吾憐死溪好百尺照山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于今獨擅名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劉長卿

萬古巴丘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處秋愁莫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大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題褒城驛

元稹

嚴秦脩此驛兼漲驛前池已種萬竿竹又栽千樹梨四年三月
半新笋晚花時悵望東山去等閑題作詩

宿山驛

張濱

驛在干峯裏寒宵獨此身古墳時見火荒壁悄無隣月白翻驚
鳥雲閑欲就人祇應明月鬢更與老相親

邯鄲驛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
着遠行人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祇召赴

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劉禹錫

雲雨江湖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

聞長樂鍾

題驛舍

盧秉

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糴黃梁買酒尊但用有錢留客醉也勝騎
馬傍人門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
然有逃亡者明年軼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蘇子瞻

簷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不知賞
得此人無

汲黯傳云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以謝

天下

宿皂口驛

楊廷秀

暫投破驛歇征驂。喜見山光政蔚藍。不奈東風無檢束。亂吹花片點征衫。

題湘中郵亭壁

左鄴 漁隱

疊疊山腰繫冷雲。踈踈雨脚弄黃昏。松聲更帶溪聲急。不是行人也斷魂。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李郢

桐廬縣前洲渚平。桐廬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秀。過日仍聞官長清。麥隴荒涼當水店。鱸魚鮮美稱尊羹。王孫客棹殘春去。相去河橋羨此行。

宿黃花館

楊發 文鑑

孤館蕭條槐葉稀。暮蟬聲隔水聲微。年年為客路無盡。日日送人。身未歸。

詩話

空館女歌

竟陵椽劉諷。夜投空館。有二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周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日拾得翠釵數隻。 幽怪錄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

損名驛婦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委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冷宿驛舍埃騰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妓秦蕤蘭衣敝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蕤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冷齋夜語

第宅

羣書要語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釋名室有東西廂曰廟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東北隅謂之窻爾雅搏檻

注梁也說文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同上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詩伊蟻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燿

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東山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曲禮正中曰棟次曰楹儀禮注具

饌於西塾**注**西門外也同上設洗直於東榮**注**屋翼也室東南

隅謂之突室西南隅謂之奧七尺曰初八尺曰尋同上儒有

畝之宮環堵之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四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

堵長一丈高一丈四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

事類彙編

卷之六

十

環堵之室

高誘註

華門圭竇蓬戶甕牖

禮記

圭竇者牆上鑿門

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安於室之東西為赤白牋

糊之象日月也

程泰之演繁露

國宅無征

注

城中宅無稅也

禮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

注

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左

高

其其開闔左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左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避燥濕寒暑

國語

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

註

蕭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

焉謂之蕭牆

語

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淮南

今

三公有司或由窮

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

吾丘壽王傳

高

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更二千石受小第室

註

有甲乙

次第故曰第

漢書

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

里中皆不稱第

初學記

高明之居鬼瞰其室

楊解嘲

温

房承其

東序涼室處其西偏

何晏賦

大厦眈眈

文選

厚棟大厦夷庭高

門柳文庀徒檢日各有司存

文選

霜斤沐楹玉沙瑩礎

廬肇碑

陳

圭置臬

正永

瞻星睽地

日闔銘

編霜炎緝寒葉構鳴噪之所集

築町畦之所交

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

决滄滂之汀滌

塞井甃之淪坳織宿楚以成門藉竹扉而為戶既取蔭於庭樾

又因籬於房杜

沈約郊居賦

厚貨居毗移于間壤伐惡木剗與

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

重江束隘常所未覩倏然互見

柳文

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

櫺節稅之華不斲稼不剪茅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

風昭其儉也

柳茅亭記

蒼翠詭狀綺縠繡錯

同上

堂既成

叢以

白茅為取自費也。時無良草，且不能弥縫，其上大雨溝下如注，
馬天方晴，鳥攫擊不少，置爵鷺方乳，童兒階而取之，紛紛藉藉，
焉汎掃罷於奔命，於是議易以瓦。洪邁東堂記 蛛都于簷，蜂牖
于房，蠹國于垤，蒲盧官于窓，是四物者，眇麼類也。一不當其居，
知整瓦焉，人而不能如惑矣。洪必葺軒記 余家貧，數畝之宮，有
二十楹，兄弟環而居之，而又有附庸，其間者，太房所得財，丈五
瓶罌巾栉，皮置鶴列，婦子揮汗成雨，左足下榻，右履已及寢門，
之外矣。方春雨淫漏，無乾所，寒廳之下水可涉也。高風一下，喘
乎其將壓焉。洪草堂記

詩句 歸身蓬草屋，選 茅茨寄短椽。杜 茅簷古木齊，王 華屋艷神
仙。杜 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李 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左

總舊宅 蝸涎蠹畫梁。杜 牧 潭潭廣廈居，咳唾垂生餘響。解山 一林
瘦竹吾菟裘，坡 幽居地僻經過少。杜

古今事實

孔宅聞絲竹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王又升孔子堂，聞金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美哉輪奐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也。焉張老曰：美哉輪奐，美哉奐焉。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檀弓下

買宅自汚

高祖數使使問蕭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貴以自汚上心必安何從其計

視如傳舍

平恩許伯入第益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歎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入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能久

田宅分人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護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起自白屋

吾止壽王傳今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

白屋以白茅覆屋

以泥謝客

曹操於譙東築精舍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

借屋得罪

丁謚為入亢殺常於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
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
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
臣子原之魏畧

求田問舍

劉備謂許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

事類彙編卷之六
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遜宅與兄

裴楷嘗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

角巾東第

羊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為桑梓之墟

推宅與友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共堂拜每有無通共本傳

借宅栽竹見竹門

錫成宅相見錫門

題門賣宅

齊庾亮之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賣宅不售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澇下標榜賣之將買者問故亮曰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淳實不矯飾如此

因產木辭官

後魏王寵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問其故寵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管第宅者皆有所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憲法以此致辭耳

兄辭禪宅錢

宋蔡興宗父廓起一宅以東宅與兄執執送錢五十萬禪宅直
興宗曰毋日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

贖魏徵宅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言徵任宰相
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
不宜掠美帝從之日傳

綠野堂

裴度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闡孺擅威度不復有經濟意乃
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煨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
野服閑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
間事帝知度年雖老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文

宗復詔節度河東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未幾度薨

疏沼種樹

白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為當時所忌乃故意文酒無立
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
自號醉吟先生

輞川別墅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浪菜萸泮
昔半反 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水涯

詔不毀宅

田游巖隱箕山高宗拜弘文學士乘傳赴都帝嘗奉天宮游巖
舊宅直官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宅氣索然

浮屠泓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惟宅氣索然視隅有二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將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

重關復壁

李林甫為相自見結怨者多憂刺客竊竊所居重關復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莫知也

浣花草堂

杜甫在成都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卜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或以為嚴武非也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使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之舉家疾病費與何文文先独持太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問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梓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梓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相宅吉凶

唐僧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林地後永寧為王鏐宅安邑為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弘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不成馬燧宅為鳳城園所謂玉杯破而不

復完也盧氏雜記

厚遺宅主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
得非舊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尔矣
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撥遺

巢居穴處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其後中堂起屋
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
作壤室二公各嘗居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有
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笑
塵史

室美可懼

以下係後美

智襄子為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
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

兄為美室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
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開第康莊

自淳于髡以下齊宣王皆命為列大夫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
屋以尊寵之鄒奭傳

宅甲諸第

漢田蚡以景帝同母弟拜相嘗謂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諸第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為入起宅

却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辨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室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宅屬他人

後魏王椿於鄉造宅廳事極高壯椿往為本郡人呼為王太原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王太原宅未幾爾朱榮居椿宅榮封太原王焉

木妖

唐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號木妖南部新書

果市佳宅

唐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佳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人乃悟

必買此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錄異記

旁徹民廬

安樂公主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旁徹民廬然聲貴然第成
禁藏空殫六帖

秉燭一覽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太第皆以香柏為之文梓為梁花石
甃池引水築山礮磴廡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
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
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治第完壯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為
質上以方磚甃之然後布瓦至令完壯

乘車一遊

趙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及宅成韓王時
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請關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
至于捐館不復再來矣涼水

一登西樓

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為闊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
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
脩不得筆談

蓬戶桑樞

以下係卑陋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甕以為牖上漏下濕坐
而弦歌莊子

在陋巷

顏淵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也不改其樂

宅窮僻處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飾吾儉不賢

毋為勢家所奪

以席為門見門門

一區粗足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何以家為

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蓬蒿滿宅

後漢張仲蔚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不事一室

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小宅籬垣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盧循寇南海隱之為所得久方得反數畝小宅籬垣側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本傳

茅舍以居

晉羅含為桓溫別駕以解舍道擾於城西小洲立茅舍以居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本傳

切責華美

後魏長孫道生位司空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曰今強寇尚在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毀宅

蝸牛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卧人視之並如故後至百餘歲卒

小船岸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給假東出武帝問往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

舟居水上後問其從兄縉縉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

如逆旅舍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恠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死其死矣定是誰室

不以官廡益宅

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廡或勸徙廡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廡以益吾私宅乎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

以讓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

客益而屐

崔郎室處卑陋無步廡至霖淖則客益而屐以就列位

無十尺舍

元德秀未常有十尺之舍

不營美宇

唐李義琰為相宅無止寢弟義璉市掌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卒不許木久腐乃棄之

玉川破屋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 韓寄盧全

脩葺傷百虫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不堪其憂而彬處之恬然自若堂屋散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太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蠶不可傷其生 補田錄

第宅卑陋

杜祁公行不殖其產退萬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言行錄

廳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大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

禮廳事已寬矣 温公訓儉

燕居凝塵

呂止獻公

公著

燕居凝塵蒲案澹然弗顧所用研或十數日不

洗條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一饌

家塾記

無地起樓臺

見儉約門

不肯治第

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日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独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 遺事

賜以近第

以千保賜第

孝惠及高后德汝陰侯夏侯嬰脫孝惠於魯元下邑之間乃賜北第之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注**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爲起第舍

張遼字文遠爲晉陽侯累有戰功魏文帝曰此古之邵虎也爲起第舍

輟殿材賜

魏徵宅無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材以賜之

賜第及田

德宗賜李晟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園林女樂八人

蓋收復長安之功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與大息山松書

梁徐勉

家世清廉故常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里
 欲築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
 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漸竹成陰阡
 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胡岑藋薄不無糾
 紛之興雖云大外城門密邇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復中外諧
 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若生云後其身而身死若能
 尔者更招巨利汝當勉最其貧思貧不宜忽畧以弄日也非徒

弄日乃是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閑居賦

潘岳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
 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
 足之分度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菘足以代耕灌園鬻蔬
 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俟伏膺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
 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溪身齊逸民名綴下士昔京
 派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徑度靈臺傑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奧
 究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林樹籬遊鱗
 澆澗蓄蓄敷竹木蒼鬱靈泉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
 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羣植三桃表櫻胡之

別茶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棗
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
青芦紫姜藜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柳垂陰車
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頽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雪巢賦

楊廷秀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字以雪巢尤延之為作記廬後楊某復為
賦之其辭曰

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先生相宅今木抄厭人寰今
喧卑薄市門兮囂秋壑谷與深峭廬福小陟彼懸崖天紳之涯
奇峰日拂枯松宵排飛上萬仞之巔旁無一寸之階我營我巢
維條伊枚命黃鵠而御枝驅玄鶴而曳紫兮幸夷以為柱則山

桂以為欄蘭楹椒其有馱荷蓋及其不動將旁招樵夫朋益溪
友以落之且有日其善頌矣夜半風作頻撼林薄天駭地愕山
跳海颯已而寂然四無人聲黯天黑而月落忽八窓之夜明悅
身墮於冰谷羞刮骨其寒生窮猿嘈嗥飛鳥獨鳴先生夙興而
視之但見千里一編群山失碧翔王妃以萬舞飄天葩之六出
皓皓的的續續藉藉蓋朔雪十丈乾沒吾巢而無人跡矣先生
舉酒酌曰巢成雪至雪與巢會式理我室式珠我解空無一埃
點我勝槩縱自今匪仙容其勿迎匪詩人其勿對迺搏冰漿與
雪汗飲采蘋於墨澹大書其楮曰雪巢標俗子出諸大門之外

南溪積隱記

祝和父穆

余上居南溪上流溪之瀉有喬木二蓋古之豫章而今俗以樟

名者也其壽當二百餘載而大且二十圍團栞偃蹇此及數畝
 老根盤踞高突地而如巨石礪礪余因募工畚土厚培其根使
 平若一臺可坐數客又為根入土深得所滋養枝葉益敷暢停
 午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清陰敷地暑氣不入涼颼時來方春稚
 綠競茂鵲若雲中及玄冥凍沍此獨挺秀余愛護封殖每為賦
 甘棠之詩余聞昔有商山之老戲於橘中者謂之橘隱後世效
 山陰之種竹者謂之竹隱慕彭澤之采菊者謂之菊隱擬孤山
 之詠梅者謂之梅隱余愛此古樟遂名吾廬以南溪檀隱暇日
 披閱書篋得晦菴朱子所書四太子適契余所命名若有天相
 因亟模勒揭于廳之楣即其右開小室又取朱子所書歲寒三
 木字為扁以表古樟之雅致室僅容膝處勢最高平挹翠嵐下

臨綠浸隔岸擔簦負笈之行人中流披蓑鼓枻之漁父皆可坐
 見於衽席之上青廬雖近而一塵不侵余益於此而讀書以求
 聖賢為己之學涵養體察私淑吾身庶幾不負朱子曠昔教育
 之意日力有餘則獨取古人嘉言善行類成巨帙窮年矻矻皆
 手自抄錄樂而忘疲今一書行于世者幸有揚子雲不以覆
 瓿語也乃若坐以神倦起而欠伸則信手拈前輩詩文一二快
 緩誦微吟戲睡魔而却之此則檀隱之成趣也其西則築小樓
 四楹與廳對峙又取南軒張子所書藏書閣二字揭扁樓上
 雖余無資聚書不能多視鄰侯插架特泰山之毫芒然余性健
 忘不可無書舊所讀不復盡記必籍檢閱積又抽取簡帙散亂
 則必次其甲乙使如舊扁則去蠹魚燥以風日蓋茲樓也檢書

則登聲書則登曝書則登當此之時窓櫺四敞不妨眺望以舒暢心自至於秋霄爽豁月鑑澄鮮朔風怒號雪絮飛舞乘興登便覺水晶宮闕瓊樓玉宇去人不遠此又樟隱之勝槩也噫余晨興而啓吾扉出入而涉吾庭仰而瞻吾巨扁銀鈞鐵畫動有法度則思其人儼若先儒之臨其上顧而見吾古樟龍身虬柯昂霄聳壑則愛其木凜然歲寒之友在吾側是則吾廬雖甚湫隘卑陋而雄崖偉特之觀固不在於輪奐之美也繁我後人之居於斯者其必讀韓昌黎示兒之詩使有賢卿大夫相過者評道之精粗以不迷厥初可也其必思朱子所記先大夫遺藁以克稱天之報施其將在此之語可也審能如是則庶幾亦不貽林慚澗愧之譏而凌霜傲雪之標當相與輝映於無窮此則

余之望也是為記

先君子幼孤

文公朱夫子重渭陽之念實教育于家塾

猶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

西山蔡先生 勉齋黃先生

特加敬愛

先君子師事之晚年卜居建陽麻沙之南溪

上扁於室曰南溪樟隱

蓋朱夫子之大書也述於文曰南

溪樟隱記

蓋先君子之絕筆也又嘗規一便坐取朱

夫子歲寒一木字

勒於其楯且係之以詩曰豫章偃蹇納

蒼龍姿幹寧須匠

右逢借重歲寒雲谷字絕勝松拜大夫

封觀是詩也可以知

先君子固窮之志矣噫 先君子

嗜書手不釋卷

見於是記者無非述其刻苦問學勉勵後

人將欲以儒業世

其家沫輒犯不韙僭以樟隱記附於

先儒名世之作之次幾託以有傳用警其子若孫其所以承先志云寶祐戊午仲秋上澣孤洙涕泣謹跋

古詩

詠史二首

左思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屋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與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歛來游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飲酒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移居

陶潛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林席鄰曲時時來抗言招有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讀山海經

陶潛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

中疏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歸田園居六首

同前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鬪鳥恋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林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巖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前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莽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并窳有遺處桑柘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恨恨撥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賸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空有役但願桑麻成蚕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闕徑望三益

謝公宅

李白

青山日將暮，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有虛白。荒庭衰草遍，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示兒

韓愈

始我來京師，止携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無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率疏。前榮饌，廣親冠婚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縷絡之，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嘘。松里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終夕鳴，有類澗谷居。主婦治此堂，膳服適厥踈。恩封高平君，子一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魏冠講唐虞。酒食能無為，慕襲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釣樞。又問誰與頗，莫與張樊如。來過

亦無事者，評道精。龔蹙蹙媚，學子墻屏。自有徒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

李德裕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疎。歿世有遺恨，精誠何所如。沈予安時用，夙志在林間。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修竹陰庭除。幽徑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鱗魚。入室映川陸，鳴臯對蓬廬。張何舊僚采，予與吏部乃金門僚故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瞻前愧魏舒。

凶宅

白居易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前主為將
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為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
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田舍翁風雨壞簷際蛇鼠穿墻墉人疑
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
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皆凡為大官人年祿多高崇
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
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
論那周秦宅峭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
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傷宅

白居易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櫺比高墉外回環

堂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
能干高堂虛且迥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
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厨有臭敗肉庫
有朽貫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饑寒
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鳳城園

新居感詠

杜世昌

無似老且病唯恐歸田遲一旦得引年九天還聽甲為雷二品
祿俾盡百年期恩深淪骨髓感極橫涕洟始營菟裘地來向淮
水湄城隅最窮僻匠者寧求奇卜築悉由已軒牖亦隨宜外以
庇風雨內以安妻兒燕雀莫群噪鷓鴣方一枝因念古聖賢名
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錫

文終防勢奪，景相耻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員者，適會承平時。無術毗萬務，無才撫四夷。為郡亦覲覲，勞心徒孜孜。保身已天幸，拊已宜自知。閱卷顏間厚，復懼來者嗤。最哉知止足，清白猶可追。

因舊一首 免序

蘇子由

予因下氏故居，改築新宅。其所事陋，甚有柴氏所三間。未售二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下之舊而易其尤，亦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子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雖已生。我為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伐梧楸，日厭斧斤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已與力爭。

青楊易三棟，赤榆換雙楹。指顧行即具，構築役已輕。鄴侯念子孫，不處高閑閑。吾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遷居

洪玉父

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欹。今歸但喬木，竹落荆扉上。為鶴鳥都下，為鷄犬樓相。彼東北隅，二畝以為基。積塊與運甓，實塗而培埤。成茲道旁舍，空我囊中資。堂堂取即安，牖戶適所宜。嘉桐三四株，當窓發華姿。馨花入懷袖，似與遷徙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骨相自不媚，况復筋力微。收此衰病身，與汝長相依。松楸幸在望，鄰曲不見遺。葛巾隨里杜，庶以保期頤。

卜居

朱元晦

上居屏山下俯仰三千秋終焉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
 西深谷開平疇亦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
 難永誓拾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
 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明來即共權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
 無身世憂看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杏為梁

剽居處會也

白居易

杏為梁桂為柱何人堂室杏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歿
 今移主高其墻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
 歲官收別賜入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
 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
 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題

頭笑煞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
 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自安用高墻圍
 大屋

長安道

崔顥

長安甲第高人雲誰家居任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賓從路旁拜
 揖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更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
 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始知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洒江郊高者挂
 罾長林稍下者飄泊沉塘坳南村兒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
 為公賦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黑，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
 臥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兩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
 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

濂溪詩 并序

黃魯直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
 壑，初不為入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
 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少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
 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其獄，茂叔爭之不能殺，告
 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

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廼竊曰：周茂叔天下
 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
 罪者自以不寬，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紫
 青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
 所安樂，嬉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定，以對茂叔
 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長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名，
 非於奉身而燕及，筮藝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
 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求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
 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順，二子壽壽皆好學，承家求，作
 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官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
 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髮鬢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飲羨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
 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
 溪兮鑿金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渡有蓮勝且兮與客就閒人聞琴音兮不知何處散
 髮醉高荷為盞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若平沙入方
 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
 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夫誰敢侮

律詩

絕句

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

題李欵幽居

賈島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
 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
 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裴度初立第於街西與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賈島
 方下第或以為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
 庭君始知

履道居

白居易

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鎖空宅主人去

了不負歸

汶川村居

滕白

種公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騰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

茅簷

王介甫

茅簷長掃淨無管花木成蹊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卜居

白居易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
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轉藏身
直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秋隘與賢塵

卜居

杜甫

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廢宅

朱慶餘

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
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閑人寄看花
荒蕪欲摧塵滿櫺小池初涸草侵沙
榮華事歇多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襄州漢陽王故宅

皮日休

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蒼舊說賢王
林園一半為他主山水虛言是故卿
戟戶野蒿生翠瓦舞樓栖鴿污雕梁
柱天功業綠何

事不得終身似霍光

題故人廢宅

方干

舉目淒涼入破門，鮫人一飯尚知恩。
閉花舊識猶含笑，在石無情更不言。
推叟和巢伐桃李，牧童兼草踏蘭蓀。
壺觴笑詠隨風去，唯有聲聲蜀帝魂。

廢宅

吳融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為鎖門。
幾樹好花空自白，晝滿庭荒草易黃昏。
放魚池涸蛙爭聚，栖燕梁空雀自喧。
不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成原。

京師廢宅

張文潛

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
古窓積雨昏殘晝，朽樹經

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洒掃。
舊時來客歎平生，艷姬驕馬知何處。
獨有庭花春自榮。

訪楊少監宅留題

周子充

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
回環自閉三三徑，頃刻常閑七七花。
門外有田卿伏膺，望中無處不煙霞。
却慙下客非摩詰，詰無畫無詩可得誇。

和謝

楊廷秀

相國來臨處，土家山間草木也。
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
留贈新詩光奪月，端冷老子氣成霞。
無論藏去傳話，厥枯向田夫野老誇。

詩話

買宅遺康節

嘉祐七年王宣徽拱辰尹洛就天官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財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鄭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耻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築始屨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容虛響漚澗臺迥粲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洲數中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東占林泉七十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上居終是儻肥瘠出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峯皓月夜盈軒接籬倒戴芰荷畔談塵輕搖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隄邊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庄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聞見錄

梁生芝草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旣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者車駕臨幸適久

雨梅潤芝蔭地京師無名子有為平七字詩者曰相公賜新宅
梁上生芝草為甚脫下來膠少

茅三間

東坡和陶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真傳贊曰善
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程
泰之演繁露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817